



风口浪尖的卡扎菲

本刊特约撰稿 黄立新

在崇尚革命的年代，他率领一帮小伙推翻了腐朽的王朝；
在巴以冲突的血雨腥风里，他向西方发起了坚决挑战；
到了尘埃落定的新世纪，他又选择与国际强权妥协，接受了几乎所有的国际规则和经济法则；在他41年的统治下，利比亚人均收入上升到1.7万美元。然而巨大的国内贫富差距，让反对他的队伍逐日强大。这一次，狂人卡扎菲能否抗拒？

贝都因人

卡扎菲的童年是在故乡的戈壁沙漠和帐篷中度过的。艰苦的自然环境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由于家庭条件所限，卡扎菲靠父亲的放牧所得为生，生活非常简朴，有人说卡扎菲是靠喝骆驼奶、吃阿拉伯大饼长大的。他从小就在父母身边转，并逐渐帮双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卡扎菲长到入学年龄时，尽管家境贫寒，但他父亲还是决定送他上学读书。卡扎菲进入锡尔特一所小学学习，当时他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而且又是贝都因人，城里的孩子都称他为乡巴佬。他从上学一开始就感到了压力，但他将这种压力变为动力。他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睡在清真寺的地板上。利比亚是伊斯兰国家，星期五作为周休日。每星期四放学后，卡扎菲步行约30公里回家，星期五下午又返回锡尔特。他在往返途中要穿过沙漠地区。这种长途跋涉使他吃了不少苦头，但也磨炼了他的意志，锻炼了他的体魄。

卡扎菲14岁时，他们一家人迁到西南部的费赞省塞卜哈居住。他父亲为当地部落酋长看护财产，他们一家住在塞卜哈城外两英里远的一处小房子里。卡扎菲进入塞卜哈中学读书。

中学阶段是卡扎菲成长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广泛阅读报刊，收听埃及电台“开罗之音”广播，努力增加对外界的了解，深入思考和探索一些重大问题。在这期间，对卡扎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演讲及其名著《革命哲学》，尤其是纳赛尔关于“自由军官组织”的论述深深镌刻在卡扎菲的脑海中，使卡扎菲在发动革命问题上学到了第一课。

卡扎菲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成为一位雄辩滔滔的鼓动者和学生领袖。他曾秘密组织学生团体，企图暗杀利比亚国王，并曾组织过支持埃及和纳赛尔总统反对以色列的示威游行。1961年10月，卡扎菲因组织反对解散埃及与叙利亚联盟的示威游行而被开除学籍。1961—1963年，卡扎菲转入利比亚沿海城市米苏腊塔高中部学习。他在这一阶段积极开展地下活动，精心筹建地下组织。他对参加该组织的成员提出的要求是：努力学习，按时祈祷，不许饮酒，不准打牌，不玩女人。中学时代的卡扎菲已成为小有名气的人物。

在纳赛尔《革命哲学》的影响下，卡扎菲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决定走从军之路。1963年，他进入利比亚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1964年，他在军队中建立自由军官组织这一秘密团体，着手策划推翻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统治。1965年，卡扎菲从班加西军事学院毕业，获少尉军衔。1966年，他到英国比肯斯菲尔德装甲兵无线电通讯学校受训，学习装甲车的维修、信号和射击技术。半年的培训学习结束后，卡扎菲回到利比亚担任通讯兵团上尉军官。

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利比亚政府决定派卡扎菲带领一支先遣队前去支援埃及。但这场战争仅打了6天，卡扎菲一行刚到达利比亚、埃及边境，战争就停止了，卡扎菲决定返回。这场战争在阿拉伯国家中引起了巨大震动，利比亚人民对伊德里斯王朝的腐朽统治更加不满，人心思变。卡扎菲强烈意识到，在利比亚发动革命的客观条件日趋成熟，他决心加快采取行动的步伐。

1968年，利比亚国内形势急剧恶化。80岁高龄的伊德里斯国王多病缠身，无力理政，曾提出退位想法，但宫廷幕僚们以一时找不到合适继任人选为由，将其挽留。在国王宝座上。宫廷大臣、军政高级官员借此机会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巧取豪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黎民百姓生灵涂炭，怨声载道。当时的利比亚政局就像一堆干柴一样，一点即燃。

“九·一”革命

卡扎菲为发动政变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既精心又辛苦。他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为准备暴动，他们召开的会议越来越多，遇到的困难也就越来越多。他们必须在节假日开会，通常在深夜开会。他们必须把会议地点选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有时不得不奔赴数百公里远的地方开会，这些地方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往往都很恶劣。有的会议时间较长，他们就在野外露宿。为了解决活动经费问题，他们决定自由军官组织的成员都必须交出自己的全部工资。卡

扎菲对发动政变的每个细节都做了精心安排。他把自由军官组织的骨干力量分配到全国各地，每个兵营里都配备两名军官，负责搜集与发动政变有关的各种情报，其中包括武器储备，军官名单及其上级领导等等。

1969年7月，伊德里斯国王去土耳其和希腊度假消夏。8月，国王把利比亚上议院和下议院的领袖召到希腊首都雅典，交给他们一封信件，宣布退位。这一消息传到利比亚后，利比亚形势更加混乱，各种政治力量蠢蠢欲动。卡扎菲了解到，军队参谋长沙勒希兄弟领导的宫廷集团准备在9月4日之前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卡扎菲被通知于9月11日去英国接受第二次为期6个月的培训。

卡扎菲感到，发动政变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他与贾卢德在的黎波里东南不远的塔尔胡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将政变时间确定为1969年9月1日凌晨2时30分。他们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决定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政权。政变前，卡扎菲对王室的军力部署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王室在班加西的兵力最强，因为国王卫队就驻扎在这里。这支卫队通常被称为昔兰尼加卫队，对国王忠贞不二，且装备精良，能否顺利解决这支卫队便成为整个政变计划成败的关键。为此，卡扎菲决定留在班加西，委派他的助手穆萨·艾哈迈德突袭昔兰尼加卫队，委派他的另一名助手穆斯塔法·卡鲁比占领贝卡军营和广播电台。他派贾卢德去的黎波里，主持在首都的行动。此外，他还派自由军官组织的其他成员分赴其他地区同时分头行动。

总的说来，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卡扎菲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获得了极大成功。在整个政变过程中，仅在突袭昔兰尼加卫队时发生了小的冲突。穆萨·艾哈迈德率领的一队人马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卫队岗哨的武装，占领了军营。双方在一阵对射中，1人被打死，15人受伤，卫队司令在家中被捕，成为俘虏。其他地区的政变行动基本上没有遇到抵抗。名单上的

宫廷要员和军政高官基本上被拘捕。王储听到枪声立即从宫中逃出，藏到游泳池里，他于次日被捕后，立即表示效忠新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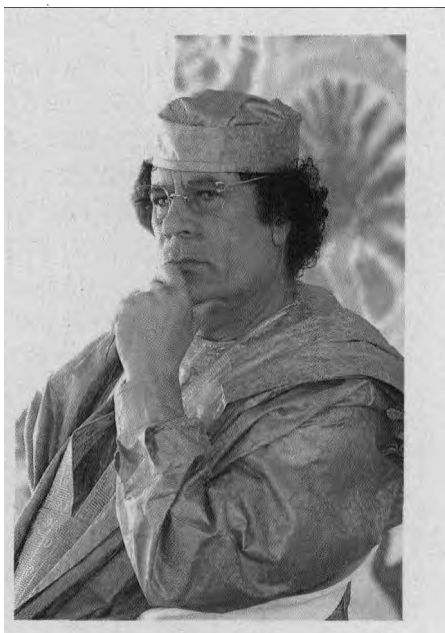
1969年9月1日清晨6时，的黎波里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军乐曲，表明政变已经取得完全成功。出于安全和稳定政局的考虑，在政变成功后一周左右，卡扎菲没有宣布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宣布自由军官组织中其他成员的名字。一周以后，利比亚公布了由12人组成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人员名单。此后，卡扎菲及其政变的神秘面纱才逐渐被揭开。这场政变被称为“九·一”革命。

“美利”恩仇录

掌权后的卡扎菲，并没有停止变革的步伐，他开始大刀阔斧地实现自己的治国抱负。

1970年到1972年这数百天的时间里，普通利比亚人认识了一个名为“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新机构，看到西方企业大规模撤出，听到了伊斯兰教成为国教后的欢呼。

革命中，卡扎菲废除了此前的政府机构，代之以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相



当于议会和政府)。虽然没有设国家元首,但卡扎菲以革命领导人名义行使领导国家的职权。

1973年,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相继承认利比亚革命。卡扎菲一边推动经济国有化的进程,一边展开文化领域的改革,并推出了阐述他建设理想社会理论的《绿皮书》。《绿皮书》的核心就是让利比亚成为“没有政府,没有军队,没有警察,不要代替人民的代表制,只要人民的国家”。

卡扎菲在革命后采取反西方立场,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与当时的苏联关系密切。

1986年4月15日凌晨2时,美国对利比亚的发动代号为“黄金峡谷”的空袭。

1989年9月19日,法联航一架客机在飞越尼日尔上空时又发生爆炸,机上170人也全部丧生。法国指责利比亚策划了这起恐怖事件,意在报复法国支持乍得同利比亚作战。

对于卡扎菲在国际关系上的不羁行为,美国总统里根用“疯狗”一词来形容。上世纪80年代,利比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跌入谷底。1992年和1993年,联合国先后通过决议,对利比亚实施军事和经济制裁。

经济上的打击和政治上的孤立曾让卡扎菲一筹莫展,于是,他逐渐尝试着与美国接触。他先是宣布放弃研制核武器,接着承认对“洛克比空难”负责,并承诺向遇难者家属提供27亿美元的赔偿。卡扎菲

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回报。

2006年5月15日,美国宣布恢复与利比亚的全面外交关系,并将利比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删除。

2008年9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成为50多年来第一个访问利比亚的美国高官。卡扎菲别出心裁地开展了一次“厨房外交”,美国和利比亚的关系仿佛走进了蜜月期。

国内推行积极的改革,国外推行和谐的政策,卡扎菲是否可以安稳守住他的江山,然而不和谐之音并未消失。

卡扎菲的敌人

利比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非洲最高,但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在卡扎菲执政的42年里,利比亚成为非洲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多的国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人均GDP就超过了1.7万美元。教育、住房、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几乎都不用花钱。

然而,由于受到经济制裁,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2009年,时年67岁的卡扎菲举行了革命胜利40周年的盛大庆典,重振人们对他的信仰和期待。当时的黎波里绿色广场上,随处可见卡扎菲的肖像和赞颂他的标语。1年半之后的2011年3月,同样是在绿色广场,一些利比亚人举行集会,要求卡扎菲下台。

许多专家指出,和突尼斯与埃及的示威不同,利比亚的反卡扎菲示威游行始终和部落斗争缠绕在一起。虽然最先走上街头抗议的是不满现状的年轻人,他们追求更多的民主权利,期望更好的经济生活,但在关键时刻推动了反卡扎菲政权斗争进展的,仍是部落政治。

2月21日,示威活动开始六天后,第一大部落瓦法拉宣布加入反对阵营。瓦法拉部落聚居的米苏拉塔地区地处班加西和的黎波里之间,其倒戈当天,利比亚政府就丢掉了对班加西的控制权,而靠近米苏拉塔地区的阿尔辛塔则成为卡扎菲政权失去控制的第一个西部城镇。一天后,第二大部落图阿里在瓦法拉影响下倒戈。

部落倒戈的主要原因更多是部落恩怨,而非突尼斯、埃及式的民主诉求。

其实和长期受卡扎菲政权打压的东部昔兰尼加诸部落不同,瓦法拉部落一度是卡扎菲政权的盟友。1951年独立的利比亚由的黎波里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个原本互不统属的地区组成。1969年,卡扎菲政权成立后,来自的黎波里尼亚的卡达法(卡扎菲出身此部落)、瓦法拉和马格拉哈三个部落成为该政权的支柱。但1993年瓦法拉部落与卡扎菲反目成仇,该部落因不满卡扎菲将空军垄断在自己的部落手中发动政变,政变最终失败,八名瓦法拉军官被处决。

看不清的敌人

中国中东协会副秘书长、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认为,利比亚的反对派混杂了很多,既有伊斯兰极端势力也有部落武装,既有学生组成的团体也有



遭遇“惨败”的卡扎菲第二天公开发表讲话称:“要让美国人血债血偿。”

1988年12月21日,泛美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在英国苏格兰小镇洛克比上空爆炸坠毁,270人死亡,其中包括179名美国人。洛克比空难是“9·11”之前,对美国最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而美国认为恐怖分子受到利比亚的指使,但遭到卡扎菲否认。

新兴的商业精英，甚至还有基地组织的影子，外界很难搞清楚反对派内部的结构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知道自己在帮助谁。

更难以阐明的是，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发动战争的根本动机。

当2月15日利比亚反政府示威游行爆发时，美国政府的反应一度十分高调，奥巴马23日强烈谴责利比亚政府暴力镇压游行的反对派，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24日甚至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出兵利比亚，采取禁运措施等制裁方式。不过，2月26日，当背叛卡扎菲的利比亚驻联合国临时代表沙勒加姆在安理会1970号决议讨论过程中，请求联合国设立禁飞区后，欧美国家的态度开始分化。

设立禁飞区，就意味着控制卡扎菲强大的空军力量，在2月27日班加西全国过渡委员会成立前，反对派并不热衷禁飞区的设想，他们害怕外国干预会影响革命的结果。但在和卡扎菲的僵持中，班加西政权装备和燃料供给的劣势慢慢显露出来，他们这才多次请求国际社会提供设立禁飞区等援助。

英国等欧洲国家积极响应，但美国的立场却摇摆不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约翰·克里要求美国对利比亚局势立刻做出反应，包括实行禁飞区来阻止更多平民伤亡。但白宫办公厅主任达利对NBC说：“很多人在谈论禁飞区那样的词——他们讲得跟玩电脑游戏一样。”

英国防卫与安全智库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研究员约什认为，国际社会不应夸大设立军事禁飞区的风险，如果不采取行动，卡扎菲可能会采取更极端的方法对付平民，包括使用尚未销毁的化学武器。他进而指出，卡扎菲的军事力量比较集中，国际社会只需要在首都的黎波里、卡扎菲掌握的运输要道及其追随者控制的几个城市上空设立禁飞区，就能有效遏制其空军力量。

从技术角度而言约什的想法很自然，但他忽略的是，美欧国家事实上越来越看不清班加西反对派的组成。“设立‘禁飞区’似乎既能保持中立又能彰显人道主



义，但是在一个内战中的国家你不可能中立，不久你就会发现你在帮其中一方攻打另一方。”意大利政治分析师罗曼诺说。

石油纽带

虽然国际社会举棋未定，利比亚内部诸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仅仅因为石油，世界就不可能对利比亚置之不理。

2010年6月发布的《BP世界能源数据》显示，2009年利比亚已经探明的石油

储量为443亿桶，实际日产量约16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贸易量的2%。埃及爆发反政府游行后，由于市场担心埃及关闭苏伊士运河，切断中东原油供应途径，国际油价开始飞涨。示威游行蔓延到利比亚时，北海布伦特原油曾一度上涨至每桶120美元。在沙特阿拉伯宣布增加产量以弥补利比亚减产缺口时，油价才应声回落至每桶115美元。

中东智库海湾研究中心经济室主任沃尔茨表示，如果国际油价上涨，受影响最

大的将是亚洲国家，“亚洲国家是中东石油最大的消费群，它们的替代进口国从路程上来说比中东遥远得多，再加上亚洲国家进口的石油一般以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定价，它比纽交所原油期货价格更容易受国际形势影响，波动性很大。”

卡耐基中东研究中心经济学家安琪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高油价将减慢全球经济增长，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因为它们比欧美国家更依靠高油耗的技术。据他预测，如果游行继续蔓延，油价可能超过每桶150美元。

不过，许多分析师也指出，只要沙特等主要石油出口国保持稳定，国际油价就不太可能受到过度冲击，仅就利比亚局势而言，受冲击最大的不是全球油价或亚洲经济，而是欧洲经济。

意大利埃尼石油公司、法国道达尔公司、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德国巴斯夫旗下油气开采分公司、英国皇家壳牌等八家外国石油公司占据利比亚原油总产量的72%，政治动荡引发的停产减产直接影响了欧洲石油供应。受害最深的国家恐怕是意大利，该国四分之一的原油和10%的天然气依靠利比亚进口，并在金融、基建等领域与之有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往来。

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经济室副主任熊厚

分析说，石油等能源市场价格出现波动，将引发资金流向的改变，部分溢出资金可能会流向相对比较安全的欧元区，从而加剧欧洲市场资产价格的波动。与此同时，欧盟2010年12月的通胀率首次突破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上限，高企的油价将助推通胀趋势，延缓欧洲经济复苏。

卡扎菲准备打“持久战”

在西方联军强大空袭压力下，卡扎菲究竟在做什么？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首先，提振士气，在民众中树立必胜的信心。当地时间19日夜，第一轮空袭行动刚刚开始，卡扎菲就发表了电视讲话，称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利比亚有权进行还击，从现在开始，地中海和整个北非地区，都将是打击侵略者的战场，到处都将是“一片火海”，美法军队将有来无回。

其次，以退为进，以战略撤退保全有生力量，打算打持久战。战争打响后，卡扎菲把坦克部队分散到居民楼里，这让西方联军十分为难。炸吧，肯定会误伤平民，这对一直标榜“人道主义”的西方国家无异自打嘴巴。卡扎菲还给全国老百姓发放了100多万件武器，鼓励利比亚人民

进行“长期战争”。

目前，联军还没有想出有效的招数，来对付卡扎菲的“藏军于民”。

有分析人士指出，卡扎菲很有可能凭借地利优势展开“拖”字诀，而这是多国部队最不希望看到的。发动袭击就意味着消耗巨额财富，有统计说，仅仅19日一天，西方国家为发动空袭就花掉了1亿多美元。专家估计，随着军事行动的推进，如果要完全摧毁利比亚设在地中海沿岸的防空力量，至少需要4到8亿美元的军事支出，而即便完全摧毁利比亚防空系统，西方国家也依然要维持“禁飞区”。“禁飞区”如涵盖利全境，那每周维持费用预计将在1亿到3亿美元。

